阿州，快醒醒好吗！

芦鑫州昏迷第5天，醒来可能性微乎其微 亲友和村民回忆其过往点滴

8月9日一早，台风“利奇马”来临前，芦鑫州在将被拆除的旧屋前拦好警戒线。

7月15日，因脑梗刚刚出院的芦鑫州（图右）为重病村民发起筹款，此时的他面部还有些中风迹象。

1987年8月，芦鑫州在铸造技术培训学习中顺利毕业，成为我市第一批“铸造师”，原本和同学们一样拥有高薪的他，却毅然决然回到家乡，带领村民开始新农村建设。（图最后排左起第5个就是芦鑫州。）

今天是象珠镇龙青村党支部书记芦鑫州昏迷的第5天。对于龙青村的1047位村民来说，这几天中的每一个小时，都是备受煎熬的。

“我还记得那天一早，碰见正在防台巡检的他，还叮嘱我别往绑了警戒绳的地方走。”76岁的村民王金桥一说完这句话，又抹了抹眼角的泪水……

12日，记者从市一医了解到，目前芦鑫州已经陷入深度昏迷状态，醒来的可能性微乎其微。

芦鑫州，已成为大家心中最牵挂的人，“芦鑫州”，成为这些天最容易被提起的名字。

图为芦鑫州家的老房子，倚靠在边上的是他的电动车。

中风后向好友借款看病，却忙着为重病村民筹款

“这节骨眼上就先别提这事了！”说起芦鑫州借款的事，象珠镇雅叶村的党支部书记徐进盈连连摆手。

回忆起这位好兄弟，他还有些“懊恼”，“你知道吗？我早提醒过他，身体可能出现了问题……”

徐进盈的农场开在龙青村附近，早前驱车经过时就会在芦鑫州家的小卖部坐坐，“后来小卖部没了，我们也经常坐在他家里喝茶。”徐进盈指指圆桌边的一条凳子，“阿州就常常坐在这里，有一次我们一边喝茶一边聊天，才停下几十秒歇口气的功夫，他就睡着了，还打起呼噜来。我觉得太奇怪了，后来又常碰见这种情况，我就提醒他去医院检查身体，他是村里太忙累坏了。”

在徐进盈所指的圆桌上，记者还看到了芦鑫州的办公痕迹：一叠村务资料、一沓发票、一副老花镜，以及一本《浙江共产党员》杂志。

“我们村三面环山，原本就人多田少，当时芦书记还带领我们进行荒山地和水田的改造，还将几个山塘水库扩容，为农田提供了灌溉保障。现在，村民们用水不用看天，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改变！”村民们告诉记者，这些年来，芦鑫州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村里，带领村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“他是村里第一个万元户，第一个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买了‘大哥大’和本田摩托的人，后来当了书记，整个人一心扑在村里，没了别的营生。”

“上个月他还为别人发起捐款呢，自己还捐了500元。”龙青村茹录畈自然村的一位村民回忆道，“我们茹录畈当时有个村民病重，芦书记就特意为他筹款治病，没想到那会儿他自己也是刚从医院出来没20天……”

“阿州的妻子一直有肾炎不能干重活，夫妻俩唯一经营着的小卖部，在老厂区拆除建造小微园搬迁后，也几乎没了生意。”

“平时发烧感冒都是靠硬撑的，哪里舍得去住院花钱。”啊！难怪，上次捐款会上见到他，觉得脸部有些扭曲，原来是中风还未痊愈……”聚集在病房门口的村民回忆着芦书记的过往点滴，仍记忆犹新。

曾是永康第一批铸造师，家人反对仍放弃高薪回乡

家住老房陈旧简陋，但其任职期间，却帮助村里十多户村民建造了新房，而自家的老房子却先后住了4代人。这位衣着不修边幅，骑着电动车去镇里开会的党支部书记，也被龙青村村民开玩笑般地称为“象珠镇最穷的书记”。

可芦鑫州的外甥徐华江却告诉记者，如果当初换一种选择，舅舅或许是大企业的老总了。

“大概在我16岁的时候，舅舅的年薪就达到近4万，在那时的农村，已经算是高收入了。”徐华江回忆起20多年前的事情。

“舅舅后来回村修路，又当选了村支书，就想辞掉铸造厂厂长的工作，一心回乡搞发展。我妈和其他几个阿姨都劝他别这样，甚至大伙还说一起借钱给他办铸造厂，要知道，我舅舅是永康第一批铸造师，算得上是当时的高技术人才哩！不管是创业还是上班都非常吃香。”徐华江说。

谈话间，还有村民告诉记者，芦鑫州当时还曾带着不少村里的年轻人去铸造厂上班，他们赚得第一桶金后都回家盖了新房，其中现在还有做该产业将企业做大成为市双百强企业的。

“我每个月的药钱大概是一千多元，当时他辞掉工作，我肯定是不同意的，但他一直以来说什么就是什么的，我也只好由着他。”芦鑫州的妻子王飞凤说，“当上村支书以后，他变成了真正的大忙人，每天扒拉几口饭就往外跑，和家人聊的，也都是村里项目又有什么进展了，或者村里接着要做哪些事，几乎很少谈家里和自己的事。”

记者手记

真的会有这样的村支书吗？——嗯，是有的。

《阿州，挺住！象珠龙青村党支部书记工作途中脑溢血，每日数十村民自发病房外守候》的报道（详见8月11日3版）刊登后，有亲友问我，“芦鑫州的故事是真的吗？真的会有这样的人吗？”

我肯定地回答“有”，还将报道中未写尽的故事讲给他们听。

“真没想到这世上还真有这样的人！太不可思议了……我还以为是你写得夸张了些。”

我其实自认笔力有限，不能写出芦书记的千分之一好。

可当我亲眼看见病房外一拨又一拨的村民不愿离开，苦苦守候奇迹发生的时候；当我亲耳听见八旬村民老泪纵横地讲起这位好书记，泣不成声的时候；当村民带着我看完村里的发展变化露出满脸骄傲的时候……我知道，这样的人，是有的。

“他在家里是个从来不拿扫帚的人，村里300㎡的综合楼却只他打扫就够了。”龙青村村主任王祖勇说。

“在我4年的联村时间里，听到阿州说的最多的话就是‘有什么工作叫我就行，镇里只管放心。’，他所在的村是整个象珠最让人放心的地方之一。”镇联村干部吕志红说。

王飞凤抽泣道，“他说忙完农房改造和小微园的事情，就打算退休在家了，和我一起带孙子……”

写完报道之后的夜，是难眠的。其实我心里也曾一度有过疑惑——真的会有这样的人吗？

可当想起第一次来到芦鑫州的家里，看着陈旧的窗台上，放着的那块被擦得鲜红锃亮的‘党员家庭户’的牌子时，我想，我心里就已经有了答案。

□记者 胡锦